

血恋

孙 书 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您想窥视辽西热北抗日战争时期发生的那鲜为人知的悲壮一幕吗？您想知道在那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中，男女之间特殊的感情纠葛吗？欢迎您阅读《血恋》。

作者以辽西热北抗日斗争生活为背景，运用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的叙事手法，成功地塑造了白玉兰、高玉桥、冷怀玉、达穆吉嘎等一批蒙汉青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家民族命运面临危机的关头，挺身而出、横刀立马、血洒疆场的英雄形象，鲜明生动地表现了反面人物陈子庆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细腻地描述了男女主人公在爱情的天地里，悲欢离合、恩恩怨怨、生生死死的人生悲剧。全书是一首深沉温馨的诗，是您没有吟过的诗；是一曲令人镂骨铭心的爱的咏叹调，是您没有感受过的爱。

本书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边塞地域生活气息，是作者几经修改提炼的一部力作。

血 恋

孙书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赤峰第三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20千字

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ISBN 7—5378—0597—0

I·575 定价：4.20元



孙书林，1950年生，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续本科毕业。现为赤峰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和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多幕现代戏曲两部：《回春曲》、《还乡记》；长篇小说《穹庐惊梦》由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并由赤峰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连播；《血恋》是作者创作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此外，作者还发表散文、特写、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多篇。

49/10

序

李景峰

北岳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孙书林同志的长篇小说《血恋》，热心扶持中青年作家，这在当前出版界面临困境的时候，尤其值得赞赏。书林同志请我为《血恋》作序，作为朋友，我只有欣然从命。这里，我想谈点对他和他作品的感想。

我与书林同志相识已久。他是一位对同志友善，对朋友重情义的人。他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不徇私情而常以助人为乐，深得同志们和朋友们的信赖和敬重。记得那是1983年初冬，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朋友将书林引见给我。在简短交谈之后，他将他的长篇小说稿《穹庐惊梦》放在我的面前，请我提修改意见。这是书林的处女作，我认真看了。虽然作品里还流露出一种艺术上的某些稚气，但不失其为一部厚实之作。当时我还不知道写出这部长篇小说稿的这位青年人仅仅念了七年书。后来多次接触，书林向我介绍了他的身世和成长过程，才知道他六岁丧父，十六岁时母亲又作古。由于家境贫困，只念到初中一年级就失学了。十六岁到十七岁，他在家乡山村当了民办教师，课余时间还要到山林中去打柴。就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他萌发了文学创作的欲望，想用自己的笔去抒发情怀和对家乡美好山河的爱。他十八岁参军，复员后一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这为他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练笔和深入生活的机会。他写过电影文学剧本，戏曲剧本，电视剧本，

有厚厚几叠，虽然也有得到发表和上演的，但大多数稿件都被编辑部退了回来，可他从未有半点灰心，具有一种锲而不舍、勤奋耕耘的创造精神。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后，由赤峰人民广播电台录制连播，反响很好，这使他更坚定在这文学的崎岖之路上走下去。

书林同志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稿《血恋》时，曾向我讲述过梗概。当时我有点为他担心，因为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已经出得很多，难以创新，难以出新，如果仍然是老人物、老故事、老手法、老套子，就吸引不了新的读者，出版的价值未必大。但是，当读过他的《血恋》书稿后，我感到作品确有一种魅力，读过后令人思索，引人激奋。小说从结构、叙事方法到表现手法，都有新的尝试，使人耳目一新。作为朋友，我祝贺他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取得的收获。

由此，也引起我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些思考。建国以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以至以后一段较长的历史进程里，革命历史题材领域，一直是很多作家踊跃驰骋的广阔天地。一些作家在这个领域里盘马弯弓，气吞牛斗，建立了自己的业绩，也在文学史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曾被一些人所忽略，近一个时期虽有上升趋势，但高质量的作品却不多。人们不能不期待着好的作品问世。

中国革命历史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的建立，这将近大半世纪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中华民族文明史册上的光辉篇章，真可谓是“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可歌可泣。反映这样一个绚丽多姿的时代文学作品，决不应是一个模式的、单一的、古板的，而应是读者所期待那样：五彩缤纷、惊天动地；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具有鲜明个性和民族特征的

文学作品。我认为，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上要有重大突破，作家还是要深入生活，熟悉生活，理解生活。因为纵然你有新观念，你对革命斗争历史了解的比较浮浅，不能从整体上作本质地把握，也会使作品不厚实，缺乏力度和深度。当然，作家也还要作多方面的努力。作家要超越自己，超越时代，站在今天的高度，去把握生活，因为单纯凭借自己对革命斗争生活底子丰厚的优势（具有这个优势的作家已经不会很多了）而缺少对新生活 and 当今时代的关照，文学作品也会缺乏生气，缺乏时代精神，而流于一般化。

我这里无意认为《血恋》是有重大突破的小说，也无意认为这部作品十全十美。但有一点，《血恋》在艺术创造方面有作家永不满足的追求和苦苦地思索。1988年，书林同志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深造，在这所高等学府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文学理论，也开阔了视野。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感到一种艺术上的不满足，还要对《血恋》进行加工修改，力求完美，这种永不满足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说到《血恋》的不足，我以为在整体构架上，还偏重情节的叙述而使有的人物在塑造上缺少鲜明的个性，语言的锤炼也还欠功夫。这些不足，书林同志应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加以克服。

希望他发扬永不满足、勇于攀登的精神，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1991年7月于北京

第一章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过后的一个明媚恬静的日子，我决意告别热北大黑山，领着天生回辽西老家去。临行前，忽然想起大黑山青云岭上掩埋着自己的恩人和挚友：天生的为国捐躯的母亲、他那与人民为敌的父亲和热北人民所敬慕的抗日英雄高玉桥队长——这三个生前极不平常的人。告慰亡灵，寄托哀思，这是我的心愿；让天生记住他父母的坟墓，以便常来祭扫，这也是人之常情。于是，我们叔侄二人沿着崎岖的山路，缓缓而行，登上大黑山的主峰。

抗战八年，日本人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压在边区人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搬掉了。往日笼罩在战火硝烟中的大黑山，那副千疮百孔、沉闷阴郁的面容已经一扫而光，碧绿的林海又焕发出当年的静谧和生机，芍药花、石柱花、百合花、山丹花和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花竞相开放，争芳斗艳。古老的森林里莺啼鸟啭，很多鸟儿又在欢快地忙着构筑它们的新巢。一切都焕然一新，令人心旷神怡，喜不自禁。

离青云岭松林越来越近了，我的心情倏然沉重起来。我知道，就在抗战胜利的第二天，热北人民自发地行动起来，将高玉桥烈士和天生的生母白玉兰烈士合葬在青松林中，还立了一块高高的纪念碑，上面刻写着：“高玉桥白玉兰烈士永垂不朽”十几个大字。而天生的父亲陈子庆，是我在杀死他之后，依据他的遗嘱，悄悄地把他埋葬在离烈士墓碑百米之外的很不起眼的柴草丛中。倘如天生问起为什么他的母亲和高玉桥队长

埋在一处？又为什么把他父亲埋在让人遗忘的角落？为什么他父亲死的那么蹊跷？我该怎样向他解释这些呢？

我悄悄地瞟了天生一眼，这孩子这会儿在花草丛中欢蹦跳跃，手里已经折了一大把鲜花：“叔叔，你看这花多好看呀！有的花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说着，兴冲冲地向我跑来。

看着这个没爹没妈的孤儿，我的心情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到底还是个孩子，清晨上山前，他还流着泪说他想妈妈、想爸爸，这会儿他却仿佛把这些都忘怀了。

当我和天生来到青云岭上的时候，望见半掩在苍松翠柏之中的烈士纪念碑四周，伫立着好多人，面对着墓碑默哀沉思，有几个老大娘已经泣不成声，由儿孙们搀扶着把鲜花堆放在墓碑下面。

我和天生也加入祭奠的人流之中。我摘掉帽子，在墓碑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止不住潸然泪下。天生却直愣愣地站在那儿，嘴里念着：“高玉桥白玉兰烈士永垂不朽”，尔后，他扬起头，瞪着一双大眼，十分惊奇、疑惑地说：“叔叔，白玉兰不是我妈妈吗？怎么和这个高玉桥埋在一起？”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这孩子又急切地摇动我的胳膊说：“叔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不说话呀？叔叔！”

天生的话语打破了周围的寂静，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落在我们俩人身上。我把天生拉到一边，低声说：“孩子，你还小，说了你也不明白；再说，这又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快去，把你手中的花献到你母亲的墓碑前。”

天生还想说什么，我急忙又说：“孩子，这么多人都瞅着我们，快别问了，等以后，叔叔一定告诉你。”

天生点点头，不再问了，他悄然走上前去，把鲜花放在墓碑下的石板上。可是，他却没把手中的花全放下，又留了几枝，跑到我的面前。我拉着他的手匆匆离开这里。这孩子不太情愿地

小声说：“叔叔，我爸爸的坟在哪儿？你怎么不领我看看？”

我没有吭声，只是拉着他快走。大约走出一百多米远，天生说什么也不走，嘴里哼着：“我要看看爸爸的坟！”

我见离人群远了，这才用手指指荒草中的一个小土包，告诉天生，这就是他父亲的坟。同对面松林中高大的墓碑相比，这个土包显得更加渺小、冷落，谁也不知道这里面还埋着一个人。

天生跑过去，把手中仅有的几枝鲜花，放在土包上面。这孩子见我神情忧郁、缄默，便又闪着泪汪汪的大眼，问道：“叔叔，你怎么了，怎么一声不吭？为什么把我爸爸埋在这里？为什么妈妈同爸爸埋在一块？爸爸是怎么死的？爸爸临死前说些什么？”

我能说什么呢？土包里埋的这个人救过我的命，是我的大恩人；不过，他又是我的仇人！是他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苟且偷生在人间！他又是漠南人民的仇人！他的双手，确切地说，他的每根头发、每根汗毛，都沾满了人民的血呀！他的罪恶擢发难数，罄竹难书；可是，他毕竟又是人呀，他有他的七情六欲，他爱恋白玉兰，恐怕这个世界上所有情人都未必能象他那样爱的疯狂，恨得入骨；他爱自己的儿子天生，恐怕这个世界上所有父亲也不会象他那样细微，备至。

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孩子，聪慧、机敏、天真，同时又是那样任性、固执、狡黠。在他那俊俏清秀的脸上，有他母亲的漂亮的黑眼睛，也有他父亲的润红的皮肤，闪着光泽的黑发。他虽然在私塾里享受着最好的教育，但他才年仅十三岁，涉世浅薄，我怎么能对他说，你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的私生子！怎么能把他母亲、父亲同高队长之间的那些复杂的感情纠葛和盘托出呢？又怎么能开口告诉他，他的父亲就是我亲手用绳子勒死的呢！

我好说歹说，许下很多不能达到的愿，才总算把天生从墓地哄回。

我领着天生，告别大黑山，顺着当年随陈子庆流窜到大黑山的原路，往回走。我骑着一匹枣红马，把天生搂在怀里，信马由缰，沉默寡言，忧心忡忡。日本人垮台了，我作为伪满警察署长、讨伐队长的走卒，鞍前马后效尽犬马之劳，今后的归宿该是何方呢？虽然陈子庆临死前曾托孤于我，让我把天生拉扯大，说老家有一大笔产业可以继承。但是，时局不稳，前程未卜，象地主们那样作威作福过奢侈腐化生活的日子不会更长了。投靠八路军，这是多年的宿愿。可一想到我作过的为陈子庆送密信使整个抗日义勇军全军覆没的丑事，就心惊肉跳，惭愧得无地自容，不禁长吁短叹起来。

天生更是一言不发，把小嘴噘得老高，一个人在生闷气。我几次问他话，他都不吭声，问急了，他便气鼓鼓地说：“叔叔撒谎！你答应过我要告诉我爸爸和妈妈的事，你好象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老实说，我是想瞒着他。现在又一想，有些事还是应该告诉他：让他知道他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母亲品格又是何等的高洁！八路军区队长高玉桥和那些将一腔热血洒在热北的烈士们，为了什么献出宝贵的青春年华。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应该有个是与非，明与暗的界限。

我把身子向前倾了倾，把脸贴到天生的脸旁，亲切地说：“孩子，叔叔绝不再瞒你，你不是想知道其中的一切吗？好，现在叔叔就给你讲；不过，你可要耐心听。这故事说来话长，恐怕几天几夜也讲不完的。”

天生高兴起来：“叔叔，我最乐意听故事，听打仗的故事。”说着，用他那小嘴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我想了想说：“就从认识你父亲陈子庆的时候讲起吧。”

说来真巧，我也是和你这么大，也是十三岁的时候，双亲就没了。我父亲给地主耨青，淹死在池塘里；我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得了肺病，因为没钱治，不久也离开了人世。我们家欠着地主的债，我只好给地主去放羊，经常挨打挨骂。有一天黄昏前，我赶着羊回村，圈羊时才发现少了一只绵羊，狠心的地主硬逼着我进山找羊，说找不到羊就扒我的皮，抽我的筋。我一边哭一边往山里跑，走了两个山岗，也不见羊的影子。

忽然，一股冷风卷起雪花漫天飘来。雪花儿钻进我的衣领，我打了个冷战，把狗皮帽子往下抻了抻，缩着脖子，正待下山却猛然听到山崖上的乱石窝传来哗啦啦的响声。我擦了一把脸上的雪花，定睛望去，只见一只金钱豹张牙舞爪向我扑来。我撒腿就跑，没跑出多远便摔倒在石头上。金钱豹扑上来一口咬住我的腰，迈着轻巧得意的步子，向梁岗迈去。

我开始还喊叫哭嚎，但很快就昏了过去。不一会儿，我苏醒过来，只觉得身上很痛，我睁眼看时，只见豹子的头离我不过半尺，正用爪子抓我的身子，吓得我惨叫一声，便又一次昏过去了。

一声清脆的枪响，把我从惊恐的昏迷中惊醒过来，我不敢睁眼，想哭又哭不出声来，只好等死。忽然，我的身子被人用脚踢了个翻个，我觉得不象豹爪子抓得那么疼痛，这才慢慢地睁开眼，却不见豹子的影子，只见一个七尺高的男子汉，手提一把猎枪，站在我的面前，正用一双俊目看着我。

那人不客气地说：“小东西，豹子被我打死了，还不快点爬起来！”

我不禁眼前一亮，哇地一声哭起来，象没娘的孩子见到亲人似的，连滚带爬地来到这人的身旁，跪在地上一连给他磕了

三个响头。

这时天生插话问：“叔叔，这人是谁呀，真了不起！”

我说：“这人就是你的父亲陈子庆。”

我接着讲下去……

他问我：“小东西，叫什么名字？”

我麻利地回答：“我叫来福！我姓王，来福是我的小名。”

他又问：“山下有人家吗？我得找个住处。”

我说：“山下有人家，我给你领路。”

他笑了笑，没再说什么，转身就走。我顾不上去擦身上的血，顾不得身上疼痛，在后面紧追。这时，我才注意打量他：长得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只是脸色被太阳晒得发黑，发红，浓眉下掩藏着一双机警的让人看了害怕的大眼珠。

也许因为有我领路，也许是看我还算机灵，他才搭理我，对我说：“算你命大，那豹子撞到我的枪口上，张到深涧里摔死了。”说到这，他显得有些盛气凌人，洋洋得意。不过，他很快又蹙眉沉默下来，好象有心事压在胸中。

我领他回到村子时天已大黑。我敲了几家门，没人应声。最后，我领他到村头一个破旧不堪的场院屋。这是我赖以生存的住所。

他又累又饿，只好委曲将就，同我住在一块。这个场院屋不到一人高，象他这样高个儿，就得弯着腰。没有炕，地上铺着乱草，象猪窝似的。我抱来干柴，升了一盆火，给他取暖。又找出十几个土豆，放在火堆中烧得黑糊糊的。我一个儿也舍不得吃，让他吃。他吃得很香，虽然不饱，但还是客气地给我留了几个。他嘴里嚼完土豆，叹了口气说：“世上的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由于环境和地位的关系，人为地分成了等级，财主夸耀自己的财富，理所当然地奴役穷人，甚至在穷人面前摆出那副盛气凌人的架子；其实，如果地位权势一朝没有了，就象

自己一样，不也得吃半生不熟的土豆，也得同你住在一起吗？人呀，真是怪物！真是不可理解的怪物哇！”

第二天，他启程，我却跟在他身后。他不耐烦了，说他要上战场，要去打仗，你一个孩子跟着多累赘。我说我不怕死，要鞍前马后伺候他。我见他不带我走，干脆跪在地上，含着泪说：“老爷，你救了我的命，就该容我报恩！为了老爷，我死都不怕！”

他扶起我说：“跟我走倒可以，以后，一切要听我的，我说鸭子你说扁扁嘴，我说鸡蛋带把，你说树上结的！”

我连连点头说：“中，中，你让我打狗，我绝不打鸡！你让我杀人，我就动刀子！”

“好！以后就别叫我老爷了！你叫我大哥！我收下你这个弟弟！”他拍拍我的肩说：“把枪扛着！”

我满意地笑了。扛着猎枪，踩着他的脚印，闯入新的天地。

我看见天生正为有这样的父亲自豪、得意，便郑重地说：“不是你父亲从豹子口把我救下来，就是有八个王来福，也早就喂豹子了。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世，不知道他那副正义凛然的外表包藏着一颗吃人的坏心！”

“什么？我爸爸真的那么坏吗？我不想听你说我爸爸的坏话！”天生很不高兴地说。

我停了停说：“孩子，你爸爸就是这么个人，等把故事讲完，你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我接着往下讲。

当时我想，今世如果报答不了你父亲，来世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他。他是个好人！他有一颗善心！可是，我想错了。以后的事，才使我逐渐认识了他的真面目。

你父亲领着我直奔建昌独立城，去投奔冷怀玉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他告诉我，他结拜的兄弟高玉桥、白玉山都在那里。

高玉桥就是后来的八路军区队长，白玉山就是你母亲白玉兰。当时你父亲还不知道白玉兰女扮男装。

“天生，你不是想听打仗的故事吗？我讲一段给你听。故事的前半截是后来你母亲白玉兰讲述给我的，后面则是我亲身经历的。”

冷怀玉的抗日义勇军成立后，于二月中、下旬和三月初，连续五次出击，攻占了绥中一带的两个日军据点，消灭日军三十多人，又在兴城一带打了两次伏击战，打毁敌人军车五辆，打死打伤日军多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义勇军还在绥中车站同敌人交战，击毙日军队长小林三郎。他们割断电线、拆毁路轨、埋设地雷，使日军大伤脑筋。

日军为牵制义勇军的活动，在青龙镇驻扎了一支部队，给义勇军行动带来不便。冷怀玉当机立断，决定包围青龙镇，消灭这股日军。

冷怀玉在东北军时，曾经在军官学校受过正规训练，熟知战略战术，不打无准备之仗；在军事指挥上，果敢坚决，雷厉风行，他把这支上千人的队伍分为十个大队，每个大队任命一名大队长。他从东北军带来的五个兄弟，成了他的骨干中坚。冷怀玉给部队定下严明纪律。每到一地，秋毫勿犯，深得人心。他原先决定让表弟高玉桥和白玉兰各带一支队伍，两个人说什么也不干，甘愿当普通一兵，冲锋陷阵；冷怀玉只好收回成命，叫他二人随他一起行动。

这次攻打青龙镇，事前冷怀玉派出密探侦察敌情，摸清镇内日军的指挥机关，驻扎的人数，才下了决心的。

战斗是在夜间零点打响的。

高玉桥、白玉兰随冷怀玉身先士卒，带着四百多人从西面攻进了青龙镇。一大队长李二黑和二大队长黄四虎率三百敢死

队从东面攻进了青龙镇，还有三百多人在青龙镇北山脚下控制制高点。

驻扎在青龙镇的日军有八百多人，配备炮兵、骑兵各一个中队。日军一开始毫无戒备，一时间乱了阵脚。冷怀玉带的人很快攻到离日军指挥所刘家大院三百多米的地方。日军疯狂反攻，用机枪封锁了通向刘家大院的要道。一些义勇军士兵倒在血泊中。

冷怀玉气得两眼通红，他捋捋袖子，往腰中掖了几个手榴弹就要上房。高玉桥白玉兰恐有危险，伸手去拉冷怀玉，他一甩胳膊，吼道：“什么时候了还拉我！”说完腾腾窜上一家民房。只见他穿房越脊，双手打枪，三枪打死三个日军机枪手。高玉桥、白玉兰带人冲了上去，离刘家大院百米之远了，刘家大院炮楼打出密集的子弹，又一次阻住了义勇军队伍。

这时，李二黑、黄四虎带的敢死队已经冲进青龙镇中心，他们在大街小巷同日军展开肉搏战，杀得日军叫哭连天。

日本情报处的那位铃木先生，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南下日军的先遣队长，那位翻译官陈家俊也荣任了日军侦缉队长。此时，他们二人正在刘家大院的指挥所内。铃木是个反复无常的家伙，把战局失利的责任推到陈家俊身上，骂他失职，没有侦察清楚义勇军的行动。陈家俊虽然同铃木是同窗好友，但他深知这位日本皇军翻脸不认人。只好哑巴吃黄连，打掉牙往肚里咽。

铃木两个鼠眼眨了半天，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立即给屯住在青龙山北面青龙岭上的炮兵中队发电，命炮兵火速对准青龙镇，他要把青龙镇炸平。同时，又给锦州日军发电，要求派三架飞机增援。

铃木留下少数日军吸引对方，悄悄地带领日军撤出镇去，想占领青龙山制高点，把义勇军全部炸死在镇内。

冷怀玉的部队很快攻到刘家大院门前，并同李二黑、黄四

虎带的人汇合。这时，天蒙蒙亮了，在场的很多人都主张一鼓作气攻进敌人的指挥机关。但是，冷怀玉制止了这一行动。铃木的金蝉脱壳之计被冷怀玉识破了。他立即下达命令，舍弃攻占敌指挥部，尽快撤离出镇。

义勇军还没撤出镇去，密集的炮弹便雨点般地落在青龙镇，刹那间火光冲天，敌人的三架飞机也出现在上空，不停地往镇内投掷炸弹。其中一架飞机低空飞行，飞机上的机关枪射下排排子弹，一些没有逃走的老百姓哭叫着乱跑乱窜，义勇军又有一些伤亡。

待冷怀玉带人冲出镇去，天已大亮。

这时，北山根下正在激战。义勇军事先控制青龙山脚的三百多人，阻止了日军前进，铃木手舞大刀，指挥日军拼命地向山脚下的义勇军发起进攻。冷怀玉率领着队伍从后面打过来。铃木发现腹背受敌，急忙命令日军向女儿河边撤。冷怀玉气得脸都涨红了，指挥人马，追至河滩。双方骑兵对骑兵，步兵对步兵，混战在一起。

冷怀玉骑一匹铁青马，手舞大刀，在敌群中左杀右砍。战马的身上，战刀上，他的手上，脸上，迸上了无数血点。他杀到哪，义勇军们冲到哪，锐不可挡，杀声冲上云霄。

高玉桥和白玉兰的马都被日军砍倒了，俩人同日军滚打在一起。在这个时候，他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多杀敌人，为死难的父老兄妹报仇。

自从高玉桥见到表兄冷怀玉以后，生活在这支战斗的队伍里，他的心绪格外好。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人，话比以前多了。言为心声，脸为情表。高玉桥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他从冷怀玉身上，从众多的义勇军士兵身上，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有这些顶天立地的英雄为国征战，何愁侵略者赶不出国土，何愁深仇大恨不报！但是，在这之前，包括白玉兰在内，他们心

头沉重，似乎对一切都失去了信心。一些发国难财的贼人的自私、贪婪、下流无耻，一些人的伪善，刽子手帮凶的狰狞面目，使高玉桥白玉兰觉得在一些中国人身上残存的奴性、内讧、自私。这些给生命带来的创伤，是难以医治的；他们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产生了疑惑和迷茫，有些心灰意冷了。然而现在，笼罩在他们心头的疑云被驱散了。如火如荼的生活，使他们更加成熟了，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高玉桥、白玉兰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敢。

一个日军的刺刀凶狠地直取高玉桥的前胸，高玉桥灵敏地闪过，顺势抓住日军的枪杆，往前猛拉，那日军用力往回抽枪，高玉桥猛又撒手，那日军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高玉桥一跃而上，压在日军身上，双手掐住日军的脖子，日军憋得干瞪腿，很快咽了气。高玉桥心说：“爸爸、妈妈，儿子为您们报仇了！”恰在这时，一个日军趁高玉桥起身时，在他的身后用刀刺来，白玉兰看得真切，急喊：“玉桥！”高玉桥猛然闪身，那日军的刺刀直刺进刚被掐死的日军的肚子里。高玉桥从地上摸起一杆枪，待那日军往外拔刺刀时，他的刀已经刺进了那日军的肋骨。那日军“嗷”地惨叫一声，栽倒在地。这时，又有三四个日军围住了高玉桥。高玉桥左躲右跳，同敌人厮杀起来。

白玉兰本想上前解围，却被一个又高又粗壮的日军从身后将她拦腰抱住，按倒在地。白玉兰急了，伸出双手去扯日军的脸蛋子，日军忍着疼，用腿压在白玉兰的胸口，一只手抓住白玉兰的左手，一只手向腰中去抽匕首，白玉兰猛地抬头，张口把日军抓她手的大姆指咬掉了。趁日军疼痛慌张之际，她打了个挺儿一跃而起，把日军压在底下。那日军嘴里哇哇怪叫，进行垂死挣扎，俩人从河滩上一直滚到女儿河的冰层上。终因白玉兰身单力薄，又一次被日军压在底下。敌人用那个沾满鲜血的手抓着一个军用水壶，不顾一切地狠砸白玉兰的头。白玉兰晕了过去。